

寶應縣志

第九冊

寶應縣志卷二十八

藝文志

傳狀

明朱應登湖廣按察司副使朱君狀

劉永澄先母王孺人行略

朱爾遠先考平津府君行狀

清朱克簡貞純府君行述

王巖先大父行狀

先考寶應縣學廩生府君行狀

王君懷先生行狀

寶應縣志

卷二十八

傳狀

一

藝文志

劉世讜書孫貞女王氏婦事

王箴傳朱止泉先生行狀

劉恭冕贈徵仕郎族叔祖在朝公家傳

朱士彥弟婦葉恭人傳

李承霖書喬王氏守貞事

陳彝高太夫人傳

朱百遂王柳氏小傳

王嘉誥劉母徐太淑人傳

寶應縣志卷二十八

藝文志

傳狀

朱應登湖廣按察司副使朱君狀

正德丁丑夏六月應登以職當內赴道出湖南時湖廣按察副使朱君亨之將趨辰沅遇余於武昌相見驩甚既累日始別別三月聞君訃大震然未之信也又三月有司以其喪歸迺撫棺哭之會其父中憲公以葬日告屬爲之狀嗚呼應登忍無言以狀君邪君諱嘉會別號璧湖亨之其字也先爲吳人有以武功顯于元者賜田

在寶應之界洵溝洪武初高祖武略將軍華美因徙家焉曾大父文淵官綿州同知謫鄞縣簿大父仲明仕爲貴州司獄卒于官父孔華國學生君既卒迺就封爲中憲大夫江西廣信府知府蓋在朱氏之先世占祿籍逮君始益著焉君少甫知學問卽深領解又美姿容人多焉游聲譽故名稱歛起年十九以尙書薦于鄉二十上禮部不值退居南雍迺發書陳篋屈首誦之期年洋洋纒纒然於義無忤也歲壬戌舉進士第試政御史臺問語諸同試者曰今之豪士每羞言刑書豈謂其拘文而刻意邪夫文深者苛之屬也意忌者忍之屬也士卽無

苛與忍之患而失刑之患則鑢鄒傅體鮮不搏已然則刑書亦何可少也迺又發諸刑書相與誦之剖悉疑隱如畫甲子除東昌郡推當道者少之試以難決之獄君目披案牒口鞫辭手握筆判之無停讞又罔不當其情民有李氏女訟其父匿亡夫所寄金事無左久不決君集諸逮者詰曰焉有富女而誣貧父邪其入愧服出其半償之有以女爲某氏之童婦者無何亡去女父訟其婿翁以姦私事捶殺女君察知有隱狀購諸它尼寺得之一時以爲神明聲溢旁郡旁郡獄咸願之朱推官曰卽非朱推官不直也尋以治行徵進兵部職方主事己

已轉員外郎庚午改監察御史奉命清戎畿服畿服戎故號難清所逸卽豪猾能輸錢者卽單弱無輸錢苦獨存君屢疏其便宜獲允壬申出爲廣信太守先是盜起姚元洞始以剽掠爲奸利後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府庫釋死罪縛連逮廣信君乘間單車至郡募民富者出粟爲資貧者城守急則習戰功緩則勤作業省一切繁辭令毋喋喋而佔佔民有衣赤紕長襦縵朱纓爲賊陰事者逮捕之又募窰坑士兵出賊不意擣其虛賊由是稍稍引去明年賊益大熾突出信境掠衢歙流毒數郡迺上疏言賊勁不可制請益兵又請罷諸路

欽會朝廷遣大軍壓境上君匍匐於芻糧兵馬間事賴以集而民以無恐功實多亂定歲大祲復疏蠲民租得十之七又發公帑賑之間見郡長老問之民所疾苦得十餘事一切報罷勝行之至如免商權抑供饋斥鹽利輸之常平卹流民復其家信之人能戶說焉三年以績當上考功民遮留之不得又請于上官留之不得迺立石頌之丙子冬擢副使飭辰沅等處兵初之武昌偶病中熱不洩召醫治之旋已至常德疾再作亟馳還武昌欲疏以病免走書迎中憲公會疾革不能待復留書爲訣竟以死蓋丁丑某月某日也年三十有八君母鄭氏

封恭人以哭君過傷後一年亦卒妻娶同邑衡氏先卒贈恭人繼淮陰田氏封恭人側室王氏子男一元學衡出也有至性君病時嘗羹股肉以進娶范氏爲禮部司務詔之女君卒之三年迺乳孫君少以孝謹聞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爲御史時當出按廣東不欲行請改授得清戎畿服或曰按職重君計迺出其下邪曰吾母在侍誠不能遠離也過岳陽偶乘他舟行舟忽風與母舟相失因大怖旦日相見跪伏持母裾且泣曰兒卽衣襪褻持鉏耨奉母周旋不差今相失邪遂決意歸女兒適儲少宰柴墟公與之游且久意愈恭柴墟公物故又爲

之立嗣紀綱其家若君者可謂彬彬然質有其文者已  
迺竟以夭死未大厥施可悼哉可悼哉應登故君同年  
友且知君敢掇其行爲狀以告諸執筆者

劉永澄先母王孺人行略

先母孺人王氏外大父諱權世居廣洋湖之北渚嘉靖  
中先大父挈家避寇其地交公甚懼遂約爲婚久之公  
夫婦相繼不祿母孺人煢煢持一襁褓弟泣先大父曰  
是可議六禮之時乎哉命逆孺人歸而女畜之時年未  
笄已能事祖姑若姑晨夕佐視具惟謹矣祖姑內政嚴  
御下鮮不尺筆使者獨母婉婉多稱指沈潰弗及內外

嘖嘖賢之居數歲始稱家婦屬以游飢藜藿不糝家君  
百里外授弟子室梱內無細大盡以委母母抱薪行汲  
以爲常有不治譙詈盈室卒無懟言萬歷癸酉家君應  
省試祖姑歿母相奠饋成禮服闋嫁先姑女於孫痛先  
姑之不待也畢力佐其組紉指爲之繭嗣後再納徵媿  
氏及嫁繼姑梁二女母悉黽勉竣其事二媿既母之自  
入顧時時勃磈諄諄相加母曲避之操作則前分甘則  
後媿氏衣紈綺食梁肉母甘粗糲布服荆釵恬如也歲  
甲午不孝叨舉鄉薦凡偕計吏者三每戒裝衣線滿身  
倚閭之淚猶箴箴也有丐不孝居閨而先鄰媿于母者

母輒謝絕之曰何忍兒輩破恥以徇人迄不令不孝知辛丑不孝成進士母數筐果餉京師明年壬寅家君以明經薦入對攜子婦至不孝官舍無何家弟貽書謂母思弄孫甚眠食爲減不孝愴然乃以明年春令婦及兒侍家君南還時家君除潤州司訓矣初不欲往先大父固命之始行母留侍子舍家君官京口四年堂上雙白無匕箸憂者母之以也母每事率先子婦晏眠夙興甘脆羞翁姑而子姓食其餽雖前後豐約殊而齏鹽淡泊數十年如一日云不孝之以乙巳投劾歸也蓋嘗夢母病棘狀五內震裂踉蹌而奔比入舍母固無恙然至

是不欲復問捧檄矣明年母哭亡姊慟面痿黃心重憂之會太孫生覃恩散曹有改官後給補全封之條于是不孝具衣冠北面稽首者五母欣然色動而北中友人已有寓書勸出者不孝猶踟蹰未忍離母越戊申春母體小玉乃決計授不孝衣以出拜別之日且行且顧度不久游卽返耳豈其遂成奄隔也慟哉計至不孝以計曹推之後十日耳天平天平乃弗令須臾待耶或者鬼神實不逞于不孝而故誘之出俾弗克視屬纊固當則又何兆之三年前也妖夢是踐適與行會若啟諸先若祛諸後不孝終無以自解矣母初病耳醫以祛風之劑

療之耳雖小瘥元氣大潰降割前數日猶強起命澣中  
孺未幾病腹更病四肢燥濕遞作百藥弗效嗚乎何忍  
言哉先大父寢疾悼之出涕五十餘日而終大母每哭  
母哀動鄰舍卽祥弗衰大母于母繼姑也此可以觀母  
矣母生于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卒于萬曆三  
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享年六十有一子二長卽不孝  
永澄娶韓氏次永沁庠廩生娶丁氏女二長適庠生戴  
隆錫先二年卒次適庠生王克昌孫一心學永澄出女  
孫二永沁出

朱爾遠先考歲貢生平津府君行狀

嗚乎先府君之棄不肖兄弟也四十五年矣先世清白  
中道式微旱澇疊禱不肖兄弟教授生徒餬口猶不足  
數年來伯兄卒三弟又卒不肖遠亦年七十餘歲惴惴  
焉恐溘焉朝露而府君行事不傳死何以見府君於地  
下敢不彷彿其萬一求立言君子謀所以不朽焉府君  
諱納夏字惟穆號平津雪樓公之中子也府君少賦異  
材性豪邁不屑屑章句小儒少入縣學屢試應天不中  
僅食廩餼後以例歲貢禮部府君輒謝去蒔花樹木藥  
欄竹徑嘯傲於白雲池自舒胸臆寄之詩詩意豁如也  
先是嘉靖丁巳倭寇犯境城被陷焚掠民舍無遺時曾



祖射陂公以禮部主客司郎中例擢提學副使興化當國爲曾祖憂貧遂有九江知府之命蓋時某王造第於九江羨餘數萬可飽囊橐也曾祖蒞任笑曰人如射陂尙博此羨金爲耶朝夕督工而所餘悉委之郡倅靡不顧後積勞成疾卒於官舍同郡桑子木先生經紀其喪乃得歸篋橐所遺僅圖書數事語詳羅念庵先生誌中歲屢大水穀不熟縣行里馭法甚厲家食指繁公私交窘先祖雪樓公築白雪樓於湖渚日與諸名士尋山水結詩社喜修釀事買秫佐賓不問家人生產府君暨伯叔父拮据養志無敢廢墜及兄弟析處市宅腴田任其

取擇府君獨諄諄以涇上園爲念蓋涇上園卽所謂白雲池也此我補齋凌谿射陂三公宴息之所而府君謦斯哭斯仰睇三靈耿耿不昧也嘗誨不肖兄弟曰乃祖以累世簪纓恐天道忌盈故自甘頽廢陶情詩酒乃曾大父家訓嚴乃祖母顧太孺人率乃伯乃父乃叔跪於寢室之門終夜不起乃曾大父曰賢哉婦也善誨我孫吾於是知祖武之必不墜也吾子若孫之必昌厥後也語罷嗚咽不肖兄弟亦泪下府君少有大志不見用於世遂隱於酒以是病病不起嗚乎痛哉府君立身行己持大節飭方幅自範範人不少假貸而肫篤樂易藹然

仁人長者以故人願交府君府君亦誨人眞摯家法森然子姓皆端方謹飭毋敢跬步越禮及卒識與不識皆涕曰典型亡矣府君方頤廣額長身疎髯狀貌甚偉人望而欽其丰度卒於萬曆丙辰九月十六日年六十有六配蔡氏禮部侍郎淮安蔡公諱昂孫女思南知府諱翰臣女繼配吳氏繼配陳氏陳公諱蒙女子六人長爾重次爾遠蔡出次爾任次爾穎次爾睿次爾聰陳出爾遠縣學附生封中書科中書舍人爾任爾聰俱附學生爾穎廩生女二長適慶遠府同知刁公諱夢麟子附學生爾瑚次適高淳訓導許公諱昌緒子附學生堯欽孫

男十八人克邁克簡克修克勤克詰克儉克念克慎克長克昌克廣克成克生克思克諧克開克忠克憲克簡丁亥進士巡按福建兼管鹽屯監察御史克念克慎克昌俱附學生克成奉祀生克生增廣生入國子監曾孫男十三人岐約繹衡密峯嶭嶠嶮峘絃績約廩生府君暨先妣合葬於官莊祖塋之西至於先代世系祖宗宦績已載諸先輩墓誌碑傳中遠不贅但詮次府君行事如此謹狀

朱克簡清封徵仕郎內府中書科中書舍人私諡貞純府君行述

府君諱爾遠字叔識號默庵揚州寶應人先世自八三公以來世有隱德再傳爲三世祖諱宗泰宗泰子諱瓊以徵君召修天順實錄瓊子諱訥成化丁酉舉人歷仕鄞長陽江陵三縣知縣封戶部主事有江陵集行世訥子諱應登世所稱凌谿先生弘治己未進士官至雲南左參政贈大中大夫有凌谿集行世高祖射陂公諱曰藩凌谿公子也嘉靖甲辰進士歷任至九江府知府有山帶閣集行世曾祖諱方中附學生先祖諱納夏歲貢生先祖舉六子祖妣蔡生二子先伯父曰爾重次府君也繼祖妣吳無子繼祖妣陳生叔父四曰爾任爾穎爾

睿爾聰府君生而醇篤天性孝友生平濟人利物拯拯危難如己私四歲祖妣蔡卒八歲繼祖妣吳卒哀毀若成人及先大父卒哀號骨立幾隕歲大水田數畝盡沒府君與吾母王食荇藻啖糠粃日不再食而供祖妣陳甘旨潔齊晨起見祖妣色喜則入館授徒色微愠則憂懼跼蹐不甯必解而後安其友愛諸伯叔也伯父以屋事爲吳某所誣觸怒知縣某且授杖府君涕泣公堂棄衣巾於地伏伯父身請代知縣感動乃得免伯父長子克邁早喪其彌月子岐府君撫之飲食衣服如孫延師教誨至于成立府君不飲酒然與諸伯叔時相聚飲飲

必盡歡自幼至老無纖毫間每過朱干草堂臨白雲池與諸伯叔衡文課藝無忘先大父訓嘗撫亭右老梅泣下涔淫謂伯叔曰此先君子手植也樹如此先君子安往諸伯叔無不泣下府君同母姊曰大姑適刁公刁以逋賦逃捕其子若婦舉室匿余家不能舉火典衣以濟府君孝友誠篤多此類府君生平拯困濟危不遺餘力邑湯生廷璉門人也恃才任氣與知縣某抗撫他事坐湯生大辟府君奔走營救無所不至及謀救不獲湯生久于獄府君左手攜餽粥右執蔬羹扣園扉呼曰湯生湯生爾無望矣汝執經余門者有年汝任汝才而戕汝

命余愛汝才而不克救汝生府君泣湯生拜受亦泣已而又時時往視涕泪久之乃去湖廣庶吉士朱君士冲假過寶應病瘵且殆孑然孤舟府君聞而視之察其不起乃出銀三十兩置棺衾朱叩首枕上曰先生素未謀面長者厚道若此願來世爲嗣以報因自解氈裘曰以此爲記言畢握府君手而卒府君大哭復買舟送之縣丞邵某浙人至官九日暴卒貧無以斂妻子號哭莫知所爲府君徒步往弔出吾母簪珥質金買棺以殮更賻白金十餘兩順治六年七年淮揚再饑橫尸于道府君持箸則泣曰我食糜人噉草何以生爲謀于令暨邑好

善者爲之倡結棚于北郭外之泰山殿煮粥以賑存活  
無算傲高忠憲公同善會以養邑之寡人冬則授衣病  
則治藥死則與棺至今邑中力行不忘又自買徐氏孟  
氏地爲義塚數處歸葬者近千塚府君力拯危困如此  
府君于縣有重事身任無所推讓縣儒學傾圮堂廡俱  
壞工大費煩難於修葺府君憂之值提學張公檄修儒  
學府君戰然喜曰予志成有日矣卽請于知縣王公及  
里中諸君協力鳩工殿廡重新兩齋房重建啓聖名宦  
鄉賢諸祠頓改舊觀府君捐費不貲復自建魁星閣以  
鎮巽方文曜告成之日提學張公知縣王公謁廟謝曰

百餘年待興之事微先生力不至此府君少負異資卓  
犖不羣好讀左氏公穀檀弓周禮史記昌黎集諸書故  
爲文絕類先大參筆少入縣學後屢試鄉闈不中因諸  
生者三十年一時執經者百餘人率得所聞成名去簡  
六歲時府君遵江陵公庭訓法手批古文選要一書晦  
明風雨課讀不輟每晨東方未白枕上呶唔口授成誦  
簡得倖策名皆府君誨也府君至七十餘猶口課子及  
孫簡等趨庭時府君言不及戶外惟執經辨史爲家庭  
第一事辛卯世祖章皇帝親政覃恩封府君爲徵仕郎  
內府中書科中書舍人如簡官舉鄉飲大賓一十有七

府君廣額重頤秀眉修髯耳垂過頰聲如洪鐘身長腰勁行若地仙生于萬曆戊子五月二十九日亥時卒于康熙甲辰閏六月初九日巳時享年七十有七前妣贈太孺人葉公諱夢熊女女一適郎握瑜繼配吾母封太孺人附學生王公諱尙壽女子男克簡丁亥進士巡按御史克昌增廣生克生增廣生入國子監女二一適王昌齡一適武生張其惇孫男約廩生繹附學生紘績纘經纘紈纘俱幼孫女六曾孫澤潢澤溥澤潤曾孫女一簡等于乙巳十二月二十二日奉府君柩葬于寶應縣城東北隅豐山之陽壬山丙向前知縣李公楷按謚法私謚府君爲貞純我朱氏累世行實已載諸先輩行狀碑傳墓誌中特詮次府君行事用哀籲于當代立言君子俾府君懿德藉以不朽則沒存均戴無旣矣謹述

王巖先大父行狀

公諱思賢字霖佐號養浩先世西安長安人移揚州公以寶應廩生中隆慶庚午鄉試舉人性廉潔寬仁愛人居鄉以孝友聞涖官精敏多異政去而民歌思不衰萬歷己丑授高州府推官始至吏民望見尊嚴若神相顧曰刑官也威嚴若是比下車務悉民隱治獄平允高州接壤嶺海浮食流民相衆游蕩六博蹋踰公曰此敗羣

羊也痛斷絕之郡中之蠹以除惡少藏命作姦相隨椎剽盜錢掘塚知府以下莫能誰何公威惠兼行無所苛枉皆解散爲良民諸貪吏姦胥豪右悍族率相戒也曰無犯王公俗故多淫往往相爭致殺公申禮義敕法令實於法者無所貸權貴請乞百計終不聽風俗爲之一變蓋公雖專任理刑而加意民俗每申報得請則斷而必行如此公每見州縣屬吏必問民所疾苦告以善撫之巡按御史委行部會某知縣以征糧用刑急公至其縣上堂正色護之曰不聞繭絲保障之語乎蓋勤恤民率屬如此嘗慮囚有一人坐大辟淹繫三十年公察其

冤立白大吏平反由是獄無冤民自始涖任至於考績大小善政不勝數如橋於險以濟涉者民號王公橋後世賴之凡聽斷遇事立剖案無留牘民有訴數更他吏弗決皆叩上官求送斷一言平之退無後言故誦德遍遠邇以是著聲後亦以是受誣既謫官以詩謝其父老曰寄語高州諸父老從今慎勿誦甘棠化州知州陸公觀德以入覲行州數千人走分守道求司理攝州事且曰小人等扶老挈幼以觀司理之入也守道王公儼請於諸大吏僉曰可旣攝化州已再攝已又攝茂名縣而世州縣攝篆官爲其權署率視爲故事暫取充位而已

公務爲實政無鉅細一不以攝故假借州多竊盜民不安寢逐得則牽連無辜桁楊桎梏相屬公案首惡以法株連盡釋之盜賊獄訟衰止民乃安孔子廟以海颶大發墻壁傾頽堂廡壞公請發倉粟修葺時親省視工成請諸生課之經指授爲文皆有法度於是化士大興於學又爲民疏理儻造之役素苦煩費者於是民費大省而故額充足歲大饑捐俸賑粥勸富人輸助城內外四郊多置竈時便衣獨步出州舍任所之見往來歎粥者語某竈粥厚薄及司吏姦邪狀潛得之間走竈所視或自持器歎飲當是時民活者數十萬不費庫藏一錢後

知州來解州事歸空其州人走送擁衛於津亭車不得前溫撫至再乃已蓋公再攝化居化久故恩德多且深也及攝茂名如故攝化州茂名大治民誦德如化州總督都御史陳公大科劉公某巡按黃公正色及程公某等先後交薦於朝章十數上乙未擢福建道御史是時上深居淵默考選不行惟薦多者卽與超擢故公特有此擢先是攝茂名有提學陳副使薦者貪墨欲得公賄使人諷饋之生平恥媚權要尤恥賄得官且無所得金陳副使失望時時欲巧詆以事圖中傷無纖毫可乘數困以事事輒治試童子日旣且闔門出題忽索硯千餘



立辦以進無以復難會既擢御史副使乃具揭誣以見  
任官自立碑左遷廣西按察司知事高州人大譁空府  
縣奔大吏保留弗得愈益謹幾大亂溫諭數四撫且泣  
民亦泣瀕行衆相聚閉城越數日會有上官夜出易衣  
雜之出平明民覺之遮道號泣公亦泣行三日尙不及  
出境比過鄰境而追從者尙千人公取道歸揚州省親  
墓視兄弟存諸故人日樂飲極歡居數月之廣西未幾  
卒官公居鄉大節最著者天性孝友同父一兄兩弟凡  
己資所入一聽分去己或不與當赴高州則以居屋三  
分之及謫官歸無屋以居僦居姻家者久之爲吏數年

所有祿入盡用買田三百畝分之如初不爲子孫毫髮  
計留者鄉人至今能道之及卒也旅柩於廣西家無一  
錢不能歸葬士大夫聞風者多賻之然後得扶喪歸里  
由是子孫貧困不能衣食卒後四十五年有廣陵李君  
至蜀遇粵人於旅問知其鄉遽問王公家今何若子孫  
有賢者昌大乎因言粵人思公至今不衰嘆曰良吏之  
後必大也初化人思公甚形之詩歌數十篇歌思至今  
學士采集題曰治化遺思又建亭立碑當去茂名茂名  
再立碑當在高州民有工畫者每理刑輿從出輒從輿  
上觀像畫而祀之自幼穎異好學于書無所不讀工詩

文之奧有入嶺草高州草同年湯若士讀入嶺草袁坤儀讀高州草各爲序皆嘆服以爲眞盛唐也巖去公之生遠矣不及親見行事之詳又家藏遺文因鄰火延及散落不全故序述多闕略蓋吾伯父吾父平日所稱及高州府州縣碑記僅存者之所述大略如此

王巖先考寶應縣學廩生府君行狀

府君諱言綽字德音別號曇礪先世西安長安人先高祖移家揚州高祖諱鵠高祖妣吳氏繼某氏先曾祖諱綦贈文林郎高州府推官曾祖妣吳氏繼吳氏皆贈太孺人先祖諱思賢中隆慶庚午鄉試仕文林郎高州府

推官以潔廉仁政聞天下民立碑畫像歌思至今前祖妣李氏贈孺人祖妣卞氏封孺人生三子家伯父曰言綸次府君也府君九歲而孤十歲失母持喪哀禮如成人先是高州公居官廉家益貧府君幼孤寄居外家卽委己於學欲自樹立從某先生游某先生評文章甲乙不當府君每暗乙其處以自課某先生見大奇之曰子異人非吾等所及當是時儒道衰微古學久廢士因陋就簡率爲浮悠剝剝之詞以希榮利束書不觀府君毅然以通經學古爲事於書無所不觀而學術以程朱爲宗古文尤好司馬子長蘇明允舉業獨追歸震川以是

自治卽以是教人既久學者翕然師之外家以我母歸  
齋物甚盛母盡捐以給用又佐以儉而府君得壹志於  
學幼入寶應縣學每試高等食餼科試常擢第一督學  
倪公元珙深賞識稱理悟一人是時與伯父齊名號爲  
二王比老學者稱二王先生然六應鄉試不中日益閉  
門讀書遂窮討古今治亂安危君子小人進退消長禮  
樂兵刑之務期有爲於當世然終不見用於時命也崇  
禎初流賊起陝西蔓延天下府君嘗畫策其略曰平賊  
之道在得要領而制之一曰設疑一曰散黨一曰用間  
戰攻不與焉賊之奸詭不測必中有才智者爲主謀吳

楚不求劇孟則條侯若得一敵國朱克融還盧龍而唐  
復失河朔今宜用疏離之法佯爲彼叛而我致之或通  
以私書或散布流言謂其賣主伺間來降使上下猜疑  
內變必生因可襲也賊以烏合之衆效死不解者必有  
術以堅其心故焚陵寢屠藩府迫以萬無望救之理而  
致其死命也今多使人散入賊營或詐降從賊暗與其  
下深文密言朝廷德意不治脅從漸使生心而又大布  
曉諭招其來降則瓦解雲散矣卽不然賊之軍心已貳  
擊之亦破矣古之用間不惜千金以養其人今擇膽智  
之士享以厚利結以腹心先意順適無所不遂其欲使

其誠心願爲我死然後能深入賊中探其陰事則我舉事有以先制之而賊窮窘無爲不攻自敗蓋大略如此歲旱饑府君曰饑民且死坐俟遠方米商則價益騰旦夕不得是索之枯魚之肆也莫若府縣借庫錢千金官使人糴於豐熟之地至則如其價以市民如此數四則米價不騰官不費一錢饑民得食矣欲上書府縣行之知不能用遂止蓋材能不試於時而遇事慷慨見於論議多此類也無何疾作不起矣可勝痛哉府君孝友敦睦幼不逮事父母念之必泣事兄如父每出言若恐傷之至老和敬如一日嫂卒棺槨絞紵不能辦乃盡衣被

財物質金以助喪然後得發喪成禮遇朋友誠實不欺急人之難甚己私才敏學博未嘗以是先人待人無賢否一以平坦嘗言曰我不信今人不可古處也外家兄弟幼孤巨猾利其富數誣以事府君抗言之大吏大吏悚聽懲巨猾後不敢闕下至僮奴曲有恩不加以辭氣平居不言人過語若不能出口仁厚著於鄉黨及卒識與不識皆嘆息流涕曰善人亡矣府君方頤廣額長身狀貌偉然衣冠儼雅意豁如也人望見丰度以爲非常以崇禎壬午九月一日卒年五十有五吾母兵馬司副指揮諱九重楊公女子男三長天佑今名巖次天佐次

天仁巖廩生天佐天仁俱附生女三長適于瑾次字汪毓祥次適懷甯侯弟勳衛孫公承諒子居相孫六寬哲穆恆恪慎巖等以癸未十月一日奉府君柩葬於揚州城北淮子河傳家橋之南原特詮次之庶徼惠立言君子圖所以不朽者焉

### 王巖王君懷先生行狀

王君懷先生既卒之三月其二子彬修手其行述再拜涕泣曰必子言也爲先人狀者嗟乎余雖不敏然樂道人善以傳於世而又與先生二子游有世好則先生之古心善行好義樂施皆宜見於余文庶幾先生之宜誌

宜銘宜列傳於史氏他日有立言君子于余言有徵信也不可以不狀謹狀先生生而醇朴寬和愛人與兄弟友讓處宗族鄉黨有恩里有柏某陷大獄先生知其冤力白縣李侯士襄爲平反又代輸贖緩柏某死妻子流離復代贖其產賈人朱某母錢缺貸金百兩居貨不讎盡耗之病且死其家以田償先生曰彼室如懸磬妻子何恃而棄此乎立爲毀券朱某病亟復貸之其用恩不責報如此有以盜牽連者鄉里素稱善先生力救卒全身家致金帛謝卻弗受其于鄉黨急人之難多此類也先生孝友敦睦與兩兄分產多推讓而伯兄允世亦能

讓取薄田已而乏絕恆賴先生舉火伯兄卒撫遺孤視其子有從弟多子而產薄每傾橐以助仰給先生數十年其長子曰榜先生以爲才恩勤尤至卒成進士其厚於兄弟宗族大節最著者如此其他排難解紛福人者甚多故內外親疎無間言順治某年月日以疾終年六十三先生長身古貌衣冠甚偉人望之肅然卽之溫如也與人誠實無欺久乃愈篤幼受經爲縣學附生督學嘗以德行旌旣老縣舉鄉飲大賓疾革從容和適無展轉係戀之態命其子以爲善不及其他及卒諸兄弟宗族鄉黨無老弱皆爲哭泣曰安得復有仁善好施如公

先生寶應人諱允錫君懷其字也姓王氏其先錢氏吳越武肅王裔子孫散徙或在蘇州又徙寶應九世祖諱通出嗣姻戚王氏始因其姓祖可謙父茂嘗獨力治生及家裕與兩弟三分之配成氏無出側室王氏先生本錢姓故娶於王子男二彬鄉試舉人修縣學附生孫男三遐齡奕齡彭齡皆幼孫女二皆幼余以避亂奉母居寶應與子野修木交子野彬字修木彬字也余貧遷徙借屋以居子野兄弟數爲余言欲貸金爲老母謀居余雖謝弗受然卽其處朋友之母知其孝友人也因以知先生行事甚悉夫士不必顯要於范俗王烈之居鄉爭

訟就質者望廬而返田疇之在徐無山中環而歸者五千餘家以匹夫而制刑議禮使道不拾遺二子型范風俗與賢相臣曷異吾觀先生湛恩沾被宗黨內外無間言惟其不言躬行有德於人而不伐有以化之也使其見用雖與古之良有司不遠可矣因按行述合諸見聞采次之世有作者得以徵信焉謹狀

劉世謙書孫貞女王氏婦事

貞女孫氏高郵人父全廠乾隆己卯鄉舉第一母寶應王氏貞女幼許字舅氏庚寅舉人斯恬子鵬起歲甲申三月貞女母卒王氏聞訃奔喪舟覆死者三人鵬起與

焉是時貞女年十七執喪哀毀甚不食者五六日然於哭母外無一語待父疾佐兄嫂經理家事操作勞勩撫幼弟妹鍼術徹夜不輟既免喪吞聲飲泣幽憂成疾兩目眇昏而守貞之志卒不使家人知後五年歲戊子貞女妹將歸寶應王氏檢母所遺簪珥衣服悉以與妹不少留冬十月貞女以送妹嫁得至寶應事畢請於父拜外祖父母主至乃去紉衣泣白於舅姑曰吾志定久矣使吾不得至此計必出於死吾死益傷吾父心今得至此是吾遂志之日也親戚勸慰之不可遂留王氏於是家人始知貞女數年來沉默不一言者其立志之堅用

心之苦有如此自戊子至今乙未貞女居王氏者又七年事舅姑至孝撫育嗣子歲時奉祭祀鵬起以殤而有後里黨咸敬焉

論曰女道父命是從婦道從一而終貞女在孫氏之門全乎女入王氏之門有婦道焉故其志不於孫氏之門言之而於王氏之門言之其於爲女爲婦之道分辨至今協乎禮準乎義非若賢者過之之比也司人倫之鑒者當有取於余言

王箴傳朱止泉先生行狀

先生諱澤灃字湘淘別號止泉姓朱氏揚州寶應人前

明有凌谿先生諱應登射陂先生諱曰藩俱以文學有盛名先生之七世祖六世祖也曾祖諱爾遠邑諸生封中書舍人祖諱克簡順治丁亥進士仕雲南道御史父諱約康熙壬子副榜仕至晉州牧先生晉州公之次子也生而端慤爲兒童不好嬉戲言動如老成人既長遊鄉校雖習舉子業而志意高遠翛然有出塵之趣嘗侍祖御史公庭側得性理全書觀之心悅神怡景仰聖賢撫膺歎慕不能自己偶於書肆購得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喜甚卽尋其次序小學四書孝經易書詩三禮春秋經傳計年熟讀旁及通鑑綱目文獻通考大學衍義



周程張朱暨明儒文集無不一一研究窮日繼夜雖遭水旱貧窘以逮婚喪酬應擾攘之中自立課程不暫輟又侍父晉州公山左費縣署中費有故家高某藏書極多先生盡借觀之二十一史依次閱畢其於兩漢三國唐宋五代中賢人君子嘉言善行與經制典則之要皆手錄之積久成累帙嘗究心天文之學聞海陵泗源陳公厚耀精天文往請問焉得渾天圖以歸自製之中夜起觀推測盡識其故又聚歷代輿圖攷知寰宇分合按之禹貢九州凡險夷因革要害之處罔不瞭如指掌至於黃河之自源達流而入於海歷代遷徙與或潰或塞

之利弊又其精詳無遺者也蓋先生少時專務博多識彊記而於聖賢切要之言反躬體察恨未得其要歸顧獨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而紹顏孟以上溯孔子自訾朱子者陸象山倡於前王陽明幟於後因有謂朱子爲道問學陸象山王陽明爲尊德性分門裂戶勢同水火以是蓄疑於中久而莫釋然後伏取朱子文集語類全編讀之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初從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書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靜中持守不敢昏亂動中省察不敢紛馳幾信朱子傳心之奧在是矣而又以爲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終未融徹

復不能無疑乃玩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久林擇之書  
玉山講義及太極圖說西銘註解遂恍然悟夫未發時  
四德渾具自有條理已發時四端各見品節不差而語  
類中陳北溪所錄窮究根源來歷一條爲教人入門下  
手處蓋學者先識義理大概規模於胸中而日用之間  
整齊嚴肅惟從莊敬涵養做工夫自一身之中以至人  
倫事物之故卽於莊敬涵養中窮究根源來歷如何皆  
有以察夫天命之極致而真知之而固守之如是則義  
理始爲我有而用功精進與曩時意趨迥乎不同誠有  
見夫靜則昭昭不昧而天理渾淪之原於此而存動則

井井有條而天理脈絡之分於此而發一動一靜雖有  
體用之殊而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靜固凝然動亦凝  
然境有萬變心體則一凡經書子史所爲妙道精義者  
活潑洋溢皆統攝於此融洽於此此先生四十以前之  
梗概也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孔子相傳以  
來之的緒有不可得而移易者蓋居敬者存其天理之  
本然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條件而非外馳故  
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彼夫爲朱  
陸同異之說妄以尊道分塗者固邪說誣民充塞仁義  
卽學朱子之學而居敬不知體認已發未發斯理流行

之實徒矜持於貌言視聽之間未免昏憤紛擾徒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尋性情體段身心源頭之實遽徧觀夫天下事物之繁亦未免失卻本領汎濫無歸是則所謂居敬者豈朱子之居敬而所謂窮理者豈朱子之窮理哉先生蓋積十餘年從朱子書中加精思實體之功而後信爲學脈不易之傳也先生既得朱子之學脈涵養玩索之功日嚴日密始者涵養猶須著力久而益熟覺四德端緒昭著分明始者玩索猶費思慮久而益徹覺經史旨趣觸類貫通存心窮理只是一事窮卽窮其所存之理日益昭明存卽存其所窮之理日益安固蓋有

不可得而精粗者自四十以後又二十餘年其積累沉深造詣峻絕至於如此嗚呼朱子之學其密切要妙之旨當時及門如陳北溪黃勉齋蔡西山九峯諸先生親承指授守之無僞迨其後傳之愈久而愈失其真前明惟薛文清胡敬齋兩先生實紹其統而教不大行自王陽明推尊陸象山倡良知之說輒敢目朱子爲支離晦盲否塞百有餘年雖其後生徒潰敗破決藩籬賴東林諸賢以及近世大儒閑邪衛道之力大聲疾呼而於朱子密切要妙之旨剖析未精先生生數百年後獨從遺編探其微言以體諸身以存諸心雖以布衣終老不獲

顯於時而闔室屋漏篤實自修不求聞達之志擬之蔡  
西山九峯兩先生以及胡敬齋先生蓋先後相望如同  
一轍云先生誨人必由其誠有來學者誘掖鼓勵至於  
再三晚年來學益衆終日答問亶亶不已嘗語學者曰  
士之專務讀書而不知存養者固有入耳出口買櫝還  
珠之弊若專務存養而不於經史千條萬緒中貫串會  
通亦祇爲釋老之清淨非儒者正宗吾願自今學者取  
四書五經及周程張朱書熟讀詳玩躬體心會如是數  
年自見得從上聖賢相傳的緒非他說所能惑也其論  
存心有曰人之有身各得天地生物之理以生自然便

有惻怛慈愛之心所謂仁也其截然斷制者則爲義其  
肅然恭敬者則爲禮其惺然分辨者則爲智仁義禮智  
粹然至善渾具於心是卽未發之中中庸所謂容執敬  
別溥博淵泉者正形容其妙及其既發亦只此四者當  
愛而愛當斷而斷當恭而恭當辨而辨由內形外肫誠  
懇摯雖尋常小事皆此本領流露蓋所謂體用一原者  
可見於此而其喫緊著力惟在於敬之一字靜時能敬  
則四德之根發榮滋長體段呈露動時能敬則四德之  
萌真達流行節目分明此朱子發揮敬字最爲聖賢存  
心之要若陽明之存心首言無善無惡當其未發已剪

伐至善根源既同釋氏之斷滅逮其應事祇欲隨緣應付又類老氏之無爲內外判隔體用乖違以視朱子之學不猶莠之與苗鄭聲之與雅樂耶其論讀書有曰書者聖賢義理充塞於中而形於言詞以覺後世者也後之讀者當因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優柔饜飫眞見書中所言皆吾心固有之理非從外索者久之此心栽培深邃擴充光明遂覺吾之心與聖賢之心默相契合渾然無復古今之問如此方爲實得不然考索文義講求訓詁乃誇多鬪靡之習宜爲彼之講本心者所嗤也至論讀書次第曰讀書之序先小學以立爲人之基

次近思錄以識性命梗概學問實功於是進以大學語孟中庸章句集註或問然後以次讀禮記詩書易春秋句句字字誦之味之凡先儒發明處看得通透融釋使四書五經之精蘊洞然於方寸由是而讀史可知古今治亂安危之故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幾因以應事可知義利公私之辨成敗得失之由如持權衡以度輕重長短不爽銖黍矣先生雖不見用於世而用世之具無不殫悉嘗以爲朱子之學有本有末必本末交盡方合於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故朱子文集語類所載內任外任經世大業一一推求他如陸宣公范文正司馬溫

公李忠定張宣公黃文肅真文忠集實德實事接續探  
討覺其措置有揆諸三代之遺意通之當今而咸宜者  
顧蘊蓄於中無所施設而條目森森略見於友朋問答  
間真可坐而言起而行也先生道益高養益邃方玩其  
所樂於馱畝中杜門韜晦不冀人知而令聞遠著賢公  
卿大夫往往慕仰之雍正六年秋吾邑艾堂劉公師恕  
總督直隸時奉世宗憲皇帝詔舉所知一人擬首薦先  
生將繕疏以進先具書幣遣其弟造先生之廬請焉先  
生卽日反其幣作答書懇辭乃免是時江南監司及郡  
守聞先生名知不可強致嘗於邑令學博進見時囑轉  
達景慕之意邑令有造門請謁者先生以諸生不敢抗  
禮辭再三至然後見之先生平居坐臥聽事東一小室  
四壁書盈架中僅谷膝每日未明卽起肅容端坐辨色  
時展卷莊誦事至斯應應已復故日昃無事閉關靜坐  
既暮挑鐙伏案從容諷詠率至夜分陶然就寢雖祁寒  
盛暑未嘗有一日之間也先生事親盡孝太夫人李宜  
人早卒奉事晉州公日久晉州公居官力爲善政署以  
內事委先生主之剔弊除奸凡幕賓臧獲莫不嚴憚及  
晉州公致仕歸先生隨伯兄承養朝夕無違色晉州公  
捐館時先生五十有四哀毀骨立未葬前不脫衰絰旣

葬祇奉几筵殷奠時享號慕三年不衰家祠祭祀一遵  
朱子家禮酌獻拜跪雖老病不少怠每逢先人忌辰變  
服茹素哀痛如初喪焉持躬莊敬齋肅私居燕處與大  
庭廣衆無所異克己寡欲於世味芬華澹然一無所嗜  
居常清苦簡默布衣蔬食終日處之泊如也事有宜躬  
親者不辭瑣細雖匆迫繁雜之中精神閒泰綽然有餘  
裕待家人品節均壹而撫恤之恩纏綿無已守量入爲  
出之規豐凶有所制臨財慎取予稍涉非義不敢以自  
處亦不敢以處人親賢樂善殷勤如就芝蘭嫉惡甚嚴  
雖一飯未嘗假借處鄉黨嫻戚無論親疎厚薄各稱其

宜而一歸於誠信或振匱恤乏饋遺稠疊未嘗爲人道  
說有以事來謀者從容商榷必竭慮傾懷無不盡其謀  
豪富貴盛之家蹤跡闊遠未由親習苟微賤有犯者默  
默受之不與較身居草萊志在天下四方傳聞歲豐人  
阜不勝欣然倘有水旱之災流離之苦輒憂形於色心  
胸恢擴每當天高氣爽風清月白之候吟詠自適渾渾  
乎不知內之爲內而外之爲外者先生自辛亥春有脾  
疾飲食減損骨象清癯日未明輒起溫習經書如初有  
勸先生宜少輟者先生曰吾之讀書適意怡情無勞於  
心猶飲食之不能離也持守之功益加強固謂其子曰

聖賢工夫正於困苦時驗之若稍放倒便自墮落豈可不懼至冬飲食更減寤寐益清每日三鼓寢五鼓卽起天明後盥沐觀書竟日不怠壬子六月骨愈瘦神愈旺每日讀易日昃後坐小院納涼手持邵子擊壤集吟哦往復充然自得旬日外月色轉佳每夜玩樂不忍就寢時箴傳日日趨侍十三日夜講乾坤二卦十四日夜講大哉聖人之道一章語意懇惻娓娓不懈十六日早起如平常讀易至益卦謂其子曰益象吉遷善改過此工夫無時可已直到曾子易箴亦祇是此念到此時猶是曾子爲學進益處也晨食後散步庭中俄頃吐作遂不

粒食而病革矣十七日清晨箴傳至榻前先生曰死生一致因吟邵子詩云任經生死心無異雖隔江湖路不迷生固在天地間死亦在天地間無有兩般又曰吾之學遠不逮古人然朱子一脈微有窺焉所遺文藁吾生平心力在此汝與吾子收拾存之是所望也十八日早喬公省齋謹同其弟德園潔來視先生曰相別不遠年來所商亦詳且盡但願努力經書培養一心令此理親切端的實有諸己方不辜負此生耳某此時病甚苦想古人如文忠烈楊忠愍在獄中受苦百倍而心不少亂吾輩安常處順偶遇病困便不能耐豈不慚對古人乎



死生平常事時至則行無所戀也因吟詩數首朗詠數  
過門人戚友更進疊至先生一一酬答皆諄諄以讀書  
力學爲囑語不及他十九日質明先生手自診脈命家  
人速備喪具強起端坐囑其子以守身力學且曰居喪  
之禮以哀戚爲主又必整齊嚴肅不獨浮屠異教理不  
可用卽鼓吹酒饌一切喧雜煩鬧之事俱宜屏絕親朋  
相愛者只自撰詩文備酒果告我靈前而已少頃語箴  
傳曰吾此刻心無他念只炯炯者還之造化耳朱子論  
曾子易簣云空洞中惟餘此念信不我欺未幾氣漸微  
復就枕耳素重聽至此忽聰家人哭泣聲細甚且隔房

舍先生聞之已不能言猶強曰須甯靜適家君與家叔  
父抑夫公至先生猶舉手作別家君曰先生全受全歸  
毫無遺憾先生頷之家君與家叔父甫出先生恬然逝  
矣距生於康熙丙午三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七明年三  
月甲申葬於城北松原莊之北先生配李孺人六合少  
司寇諱敬孫女增廣生恩蔭七品京職諱之實女孺人  
勤儉和淑善持家政閨門之內統紀肅然先生嘗曰吾  
自少得以專心向學而無內顧之憂者蓋有賴焉子一  
人光進女一人適箴傳孫男允忱女一人俱幼先生於  
無極二五乾父坤母之原昭著方寸其視天地變化萬

物發育與自己心胸總此生理彌塞充滿無少閒隙存  
主之功日以廣大而自視欲然覺道理無窮時時提撕  
時時玩習直至屬續之朝此志不懈記曰俛焉日有孳  
孳斃而後已先生真無愧焉所著有詩文語錄雜著若  
千卷平生誦讀經書有所得隨筆記之皆切於身心者  
若干卷曰學旨朱子文集大全潛心熟玩攷證朱子之  
學其早年中年晚年所以屢造益深疑而悟悟而精進  
之故先後次第昭然可據遂輯朱子聖學考略一編積  
十年而始成如朱子誨人編三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  
晚年定論辨凡若干卷皆窮理精微之蘊也其論治道

謂養民必在守令養志必重儒官而總率之則在監司  
輯前代循良治蹟曰吏治集覽輯前代教學善政曰師  
表集覽輯大臣撫綏之善道曰保釐集覽皆有以見先  
生之志焉先生既逝遠近之人無論識與不識莫不景  
仰先生之賢願讀先生遺文以想見其爲人箴傳侍先  
生二十餘年蒙先生之教育不爲不久知先生之言行  
不爲不詳大懼闕軼放失無以發揚其萬一爲罪滋大  
用是不揣謏陋輒舉先生學脈淵源之自并生平行誼  
論說之大略具條件如右敢請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賜  
以碑銘傳記表章潛德他日汗青采錄或入於道學或

入於儒林惟太史氏簡擇焉

劉恭冕贈徵仕郎族叔祖在朝公家傳

族叔祖在朝公諱廷器爲明諸生柳橋公舅孫世守儒業公父信芳公尤寬厚稱長者母喬太孺人持躬治家俱有法度公十餘歲時家貧困幾不能自守乃棄舉業援例入太學竭力事親甘旨無缺信芳公嗜飲公佐食必奉觴盡歡嘗詣塋田數十里負斗米歸設詞以進不令親知年十八喬太孺人見背明年信芳公亦歿先後才二十日兩喪並舉家室蕩然公竭力營葬兄弟三人營營相守歷更憂患友愛彌摯鄉俗值人生日輒然燈

公隨滅之親族道賀公亦謝絕曰吾父母生日慟無力介壽今何忍稱慶於先世祠墓及歲時祭掃誠敬惻怛無敢忽禮近支及戚鄰孤絕無後者墓久湮爲訪覓樹碣以爲表識族曾祖荷溪公重公爲人明決廉慎家事賴公經畫荷溪公歿諸孫皆幼公爲營庇得守其業嚴察奴婢毋令妄有出入子姓冠服有不衷於正者必引譬以勸易之性慷慨赴人急難如救水火遇貧乏必稱力贖給緡德晦名不求人知佐理邑賑事昕夕盡瘁疾革前一日語家人曰頃謁隍司告我以無罪翌當去家人環泣謂遇神何不求延算公笑曰人尙無私神何得

受私死生皆定數豈可妄求其達識類此公卒年四十有六時恭冕方十一歲迄于今二十有八年矣聞人稱道公不衰知公爲德行中人今世人有善行率藉科第以顯如公者至性過人何可多得公自貴有天爵於人爵有無奚重焉公子靜岳慕泉先生亦孝友爲吾宗所罕及其搜葺事實纖悉備至故特詳載以紀之俾覽者有所考焉

朱士彥弟婦葉恭人傳

恭人姓葉氏江甯上元人福建巡撫諱世倬健庵先生之女二弟士達字公孚之妻先是中丞父贈資政公諱

均官寶應縣主簿與先祖贈光祿公友善請誨其二子卽中丞與兄侯官明府世經也旣資政解官養親寓居清江浦中丞數往來予家與先君封光祿公又甚相得中丞兄弟先後舉京兆資政再官寶應遂以字公孚恭人母王夫人勤儉能持家恭人幼而端肅寡言笑敬從母教兼受父書少從宦游不侈不矜年二十一來歸先母劉夫人早卒先妻多病恭人以次操家政莊敬寬和善事君舅先意承志左右無方先光祿亟稱之公孚服官安徽歷任煩劇躋監司恭人未嘗不偕同心同德贊襄內政雖米鹽凌雜親涖權衡量鼓與貧時無異布衣

惡食嗜好不形善處先後之間數十年無間言視從子如子在室時王夫人以銀分授諸女恭人獨不受中丞官西安同知王夫人將行授以一篋藏白金六百兩夫婦議不當受爲置田數十畝歸之道光五年先光祿自霍山赴杭州語士彥曰二媳脈甚壞恐不復年矣蓋深憂之也十二年先光祿在鳳陽病不得興旣又下痢恭人奉湯藥衣不解帶憂瘁交至吐血數甌十三年十二月先光祿飲食漸少公孛請假歸省恭人侍疾廢寢食者月餘居喪哭不能出聲十四年五月戊寅日以疾卒生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年五十八其年十人卒後生女一人適江都舉人唐鏊

李承霖書寶應喬王氏守貞事

古無守貞之文經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又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律于未婚而苟合者治其罪明乎媒妁未通六禮未行不可謂夫婦卽無所謂守貞所以別嫌明微義至嚴也然而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大經不振夫婦之道苦于此有人焉其心平其志堅不爲一時殉烈之事視爲日用飲食之常一聞夫死卽往赴義代夫勤職仰事俯蓄爲所當爲以終

其身豈不高出尋常萬萬哉經律不設此條而別立旌表貞女之例蓋不責人以難能而未嘗不矜其可貴所以維持世教大爲之防者道固並行而不悖矣寶應王言昌之女性和平知大義許字儒生喬冠旒喬爲寶邑大族世有令德多名人冠旒能世其家好讀書性純謹處兄弟間天性尤篤然太銳進思慮所未通者晝夜廢眠食屢欲投名師受業因力薄道遠不能遂鬱爲痰疾一日出門久而未歸鄰人忽見其身在河中問其故並不自知曳之起送之家神情惘惘行止不常後復狂言曰吾本天上人不能久居人世不久將歸仙班矣家人

防之甚密一日家人晨起見外門敞開隨至臥室覓之不見驚呼無影響尋至河濱見其素所著浮水上始知其赴水半日始獲其屍面目如生而氣已絕是日貞女在家得夢兆悲不自勝亦不言其故至晚聞訃母故秘之不令知貞女察得其實則大哭曰如此大事不使我知豈逼我死耶卽欲奔赴親族皆阻之貞女以頭撞地鮮血迸流誓以死其時兄世薤省試未歸親族以俟兄歸送往爲辭蓋緩之也兄試畢歸來泣慰之曰非不欲成汝志奈汝幼夫家又寒將來何所倚托不如在家守節且得盡孝于親貞女素曉禮義憤然曰吾兄讀書君

子當明大義婦人從一而終豈尙未之聞耶且令吾在  
家守節女以男爲家吾之家是喬非王也今日之事有  
死無二吾志已決不必多言言畢復以頭撞地兄知其  
意不可回擇日送往奔喪哭靈成服姑始聞其志慮貞  
女性烈或有難處事旣而見其柔順能承姑志且撫夫  
弟妹甚周摯且喜且悲姑內痛冠旒之亡又以貞女茹  
痛盡婦道心傷不能自己久之遂得心疾日見衰頹輒  
轉牀褥貞女奉湯藥不解衣者數十日姑歿喪葬如禮  
方貞女奔喪時年甫及笄翁姑衰病小姑及夫弟皆幼  
喬氏一脈實賴貞女延之爲夫立後教以成人一身擔  
焉

### 陳彝高太夫人傳

太夫人高氏循吏希之公女而外兄朱集之觀察之配  
也希之公皖之無爲人與舅氏恕齋公同舉於鄉相得  
甚其後希之公官蜀恕齋公官皖並有聲於時因訂姻  
焉年十九于歸逮事外祖郁甫公妣氏葉太夫人淑慎  
怡和重闈鍾愛道光甲午郁甫公考終未幾而葉太夫  
人以毀卒自是凡恕齋公之家事太夫人一身肩之以

勤以儉以宜其室家恕齋公經營四方不違家食而內政井然就理太夫人力也丁未歲恕齋公自楚藩致仕居郡城去吾家一里餘與吾母無十日不相見暨癸丑粵匪之變公先返寶應而余兄弟倉卒奉母浮家寶應之東每入城則主於舅家忘其羈旅既而長女又歸於朱爲太夫人婦往來益勤自古以列女傳者大率皆奇行也太夫人爲賢婦爲賢母安常處順無奇行之可書然余有以見其微者昔歲庚戌臘月既望太夫人生第五子值度歲猶未出於房恕齋公命移筵當其門與對飲屠蘇之酒卽太夫人平日所以事其舅者可知也其

於吾母也亦然當兵警兩家同居射陽湖中而太夫人所居當湖中之高處必拾級而後登每吾母將至則先縛竹作兜子身坐其上使人舁而登降以試之己未吾母棄諸孤風鶴方急乃渴葬於朱氏田中每入城深謝太夫人必顰蹙曰此吾家事君不當謝於戲此葬所不敢忘也寶應城之中爲嘉定橋恕齋公宅橋之西文定公宅橋之東文定之孫於集之爲再從矣夜將生子來請太夫人不及呼肩輿遂步而往太夫人無親姊姒然其於同族如此卽其於姊姒可知也太夫人生五子又側室子一教誨飲食如一先是集之公應試頻不得志



於有司不得已乃筮仕秦中後以觀察入蜀未至道卒  
太夫人既慟逝者而誨諸子益篤十餘年間家聲蔚起  
壽彭年少力學方殷壽銘綬生已爲諸生雲生蓮生皆  
舉孝廉蓮生卽余女夫也而長君壽鏞補官河南太守  
值太夫人壽七十稱觴於家於郡庭方將謀板輿之迎  
而太夫人不及待矣以光緒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終於  
里第其年之冬余歸自滇與吾壻暨諸昆季相見再拜  
垂涕以家傳請人事紛雜風塵奔走荏苒三年顧自度  
葭莩之親莫如余密則道太夫人之懿行莫如余宜因  
就所聞見以爲之傳無浮辭無溢美以詒世之傳列女

者且以示吾女使無忘先姑之德也

### 朱百遂王柳氏傳

王柳氏盱眙人王居縣城柳居縣竹鎮集皆大家也氏  
父秀生母楊氏秀生先卒氏歸王舅月江一字凝波前  
任山東歷城縣早卒姑張氏時年二十八撫孤子二履  
方履京履京字子厚氏夫也先是凝波兄弟三人凝波  
居甲甲乙皆無子以丙一子兼嗣子尋死丙咎其命奇  
致剋遂不睦凝波旋得子乙亦置妾生子丙素富數窘  
兩兄甲乙乃避居鄉鎮不相往來咸豐七年城陷丙家  
竟失所在張氏與兩子相失偕氏奔至朱官塘十年賊

又至塘氏奉姑涉水走張氏誓不欲生沉水死時四十  
九歲也氏慟欲殉姑因方婉子數日思存王氏後遂盡  
售所存衣物殯張氏於朱官塘河側植木爲識子旋殤  
氏東走入寶應縣後遇其鄉人詢知氏兄漢儒漢經姪  
兆乾兆坤同巷戰死母楊氏漢儒妻彭氏兆坤妻彭氏  
同遇害履京履方及乙子皆被脅逸出履京歸謂氏已  
死乃別娶生一女以例得把總從軍後亦陣亡別娶不  
知所之氏在吾邑初以針黹傭食或從執事於富家同  
治三年來姆歸徐妹操女功訓以四德不苟言笑言中  
理和緩有節制年三十綽約若處子不輕出閨閣諸僕

嫗以故訕之不顧也好禮佛持長齋誦經恬淡無所營  
又耿介不與俗人往還善吾妻陳夫人相遇若姊妹每  
談道家言娓娓輒移晷諭家人以禮度雖鍾郝不是過  
也吾家食指繁太夫人老疾不常出臧獲易致詬氏每  
調安之吾亦時以姊視氏氏謙柔見必立侍於側讓而  
後就卑坐焉逾數年不取工值以前所餘自置生後事  
以囑吾家病氣痛痛輒嘔紫血升許痛已卽歡笑如常  
人不以病爲戚戚也氏生于道光乙未十二月十八日  
卯時歲辛未氏時年三十有七寶應朱某爲之傳  
王嘉誥劉母徐太淑人家傳

太淑人甘泉徐氏寶應劉訥庵先生諱啟甲之室吾友  
朴生鍾琳璩生鍾瑑之母也太淑人歿於光緒庚辰年  
三十九時朴生年十三璩生五齡耳越三十三年壬子  
訥庵先生卒合葬某原朴生既狀訥庵先生行義乞吾  
師金壇馮先生誌其墓復追述太淑人之德俾嘉誥爲  
之傳勒諸家乘朴生之言曰先妣仁孝明敏喜慍不形  
於色鍾琳幼蹇弱多疾所僅能記憶者時先考出游先  
妣售衣飾假貸展轉償債索逋者時至譙詬盈庭焦思  
三載始漸已收債券自千錢洎數十百千手自書勒於  
今盈笥事姑至孝羞必甘脆挈鍾琳兄弟朝夕餒糜午

飯脫粟一盂蔬菜數莖而已鍾琳歸自塾令誦習恆中  
夜受人侮歸述或述里巷事必謹訶之日屏當家事夜  
侍姑寢歸室鉤稽逋籍或紉綴達旦以是積勞致疾終  
其所述如此無繁詞無飾美母歿閱一世朴生述之若  
有餘痛且使聞者想見母之賢而感歎於無窮也嗚呼  
可謂善稱其親者矣嘉誥無以易之謹次其言而系以  
贊

贊曰余交朴生久習知其爲人志峻行潔有古烈士之  
風今乃聞太淑人之賢此母此子宜哉抑太淑人躬履  
艱苦以蹙其生古所稱賢母者其遇殆有若是之屯卒

之朴生兄弟並發名成業爲邦家光意者天故昌其報  
於身後耶

